

审判纪实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再 版 說 明

這本書出版已有一年多了。現在看來，它在教育群眾提高革命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方面，还是有些作用的。不过初版时，無論在內容或文字方面，它都有不少缺点。趁这次再版的机会，我們对原書的內容和文字又稍作了一些修改。虽然如此，可能还有不少錯誤，切望讀者繼續加以指正。

編 者

1961年3月

編者的話

在这欢庆建国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們編述了我省司法干部在总结十年来司法工作經驗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案例，向党向人民汇报十年来我們和公安、檢察兄弟部門在一起所做的一部分工作。

这本书所叙述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它反映了我省各级人民法院打击敌人、惩罚罪犯和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民間糾紛的一些情形；反映了人民法院为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实况。它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和敌对阶级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丑恶思想。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和人民政府对群众疾苦的无限关怀；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認真贯彻执行政法工作路綫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更可以看出人民审判員怎样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从实际出发，認真負責地处理每一案件和糾紛，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人民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审判活动打击敌人、惩办犯罪分子、积极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的安全。書中所談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材料。应当了解，我們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社会秩序是空前安定的。虽然社会上还有少数犯罪违法行为出現，但这只是出于少数残余敌人的破坏，或者是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思想的影响所造成的。只要有敌人的破坏，只要有犯罪行为发生，我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就能够及时地把他們揪出来，任何狡猾的敌人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这些案例就充

分說明了廣大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說明了社會主義法制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對敵專政的巨大威力。目前，從總的形勢看來，案件是逐漸減少了。我們深信，社會主義的烈火，必將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骯髒、腐朽的東西焚燒得乾乾淨淨。

這本書里所反映的問題有些已為歷史陳述，有的也許還會繼續出現。我們把它編選出來主要是為了讓人們不要忘記敵人在各個時期的破壞活動情況，為了記錄整理我們打擊敵人的一些成功經驗。記住這些，可以使人們更加珍惜革命成果，時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百倍奮發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鬥爭，更加有效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書中有的是屬於民事方面的實例，我們可以看到鬧糾紛對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危害，也可以看到共產主義道德風尚在新社會里孕育成長的情況。這對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提高群眾的思想政治水平，樹立新的道德品質和作風，也許會有一些幫助。

由於我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缺乏編書的經驗，書中可能還有一些錯誤，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1)
猎狐记.....	(8)
鸬江潮.....	(24)
水上灯火.....	(43)
三号小高爐的事故.....	(49)
卖繩子的人.....	(56)
爐渣.....	(59)
蓝色的雨衣.....	(73)
两只兔子和十五只羊.....	(79)
小王庄的搶案.....	(85)
雪仇記.....	(88)
破帽老王.....	(93)
从一句話里发现的.....	(97)
瓜田疑案.....	(100)
原来如此.....	(106)
夜晚发生的事情.....	(111)
贼喊捉“贼”.....	(121)
奇怪的卖鷄人.....	(125)
新生之路.....	(130)
难逃法网.....	(137)
房产糾紛的后面.....	(141)

真的掉了錢嗎.....	(147)
紅大椒怎么少了.....	(151)
秀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55)
一家从此笑顏开.....	(161)
一場风波.....	(170)
抱着娃娃謝“法官”.....	(177)
你再准备一条毛巾吧.....	(183)
团结坝.....	(186)
人民接待室二三事.....	(197)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一九五三年，在凤台县關町区代圩乡，有十一戶貧农組織了一个常年互助組。他們的生产条件虽然比别人差，牛少地瘦，但是組織起来以后，大家互相帮助，生产搞得挺熱鬧，产量也比单干的时候高。附近的一些单干戶看了，很有点眼热。一九五三年底，党在农村中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決議”，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也随之进入了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的新阶段。到了一九五四年，这个常年互助組吸收了一些貧农和十戶中农，发展成为一个二十七戶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它靠近灝河北岸，名字就叫做灝北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刘国富，是个貧农，工作很积极。社員們組織起来以后，土地、牲畜、农具更好地利用起来了，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他們的收入比单干的时候高出一倍。社里又养了几匹馬駒子，烧了几座窑，副業生产也搞得很兴旺。別人看了更是羡慕，附近又有一些群众要求入社。大家一研究，又吸收了十多戶农民。有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要求入社。当时，有些社員不同意，有的人反說：“他們要求入社是件好事，还能有什么坏心腸嗎？”后来就正好在这个問題上出了岔子。

混进来的有个傢伙叫做陆廷彦，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軍队里混了十来年，是个老兵痞子。解放初期，他一度混进了我們的基层政权当了行政組长，在土改中給地主通风报信，帮助地主分散

财产，被撤职，清洗出农民协会。地主刘万建因为在土改中土地被沒收了，对党对人民政府痛恨极了。他眼見合作社兴旺旺地办了起来，巴不得它馬上垮台。社长刘国富的同族叔叔刘万化，是个富农，一向靠剝削雇工和放高利貸过活。他也不想鑽进合作社，占些便宜，就和刘万建一伙混进社里来了。这三个人一鼻孔出气，天天湊合在一起計議着，想篡夺农业社的领导权，从中大捞一把，搞垮合作社。

一九五四年秋天，这个本来很团結的农业社，忽然乱糟糟地鬧了起来。有些社員联名向乡里、区里和法院控告社长刘国富“貪污、私宰耕牛、强姦妇女……”。区里特地派了两个干部住在社里，帮助清理賬目。賬是一点不錯，但有一小部分社員总是不肯相信，到处鼓噪。这时，陆廷彦、刘万建、刘万化显得特別神气，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并且在社員面前搗搗戳戳，說干部算賬不公平。有时他們又跑到干部面前，說社員們对算賬有意見，又說社长刘国富不服从领导，在背后辱罵上面派来的干部。庄子上的流氓分子刘廷訓、刘万朋等也和他們一鼻孔出气。他們一面暗地派人監視刘国富的行动，一面私自召开社員大会，“罢免”了刘国富的社长职务，“选举”了张立訓当“社长”。张立訓是从外庄新搬来的社員，人生地不熟，也被他們愚弄了，什么話都得听从陆廷彦的，名义上是个“社长”，实际上是个傀儡。

那时候，凤台县人民法院在闕町設了一个巡回法庭。区委書記看到算賬沒有解决問題，又叫法庭干部下去处理这件事。法庭干部下去調查了一番，还是沒有发现刘国富有貪污行为。只在一九五四年春荒时节，社員林錦才生活困难，刘国富沒有通过群众，自己决定救济了林錦才几十斤粮食，平时他的工作作风有些生硬。除此而外，刘国富再也沒有什么問題。法庭干部当时把这件事当作群众糾紛来处理，但是調解来，調解去，总是說不攏。

区委認為劉國富既然沒有過錯，就不應該處分。陸廷彥這伙人鬧得更凶了。他們說区委書記和劉國富結了干親家，包庇劉國富，到處寫信告狀。陸廷彥本人又拿了社里的公款作盤纏，去阜陽、北京打官司。社里被搞得烏煙瘴氣，誰也沒有心思生產。這時正在秋收的骨節眼上，庄稼爛在地里也沒有人管，糧食減產兩万多斤。窩也不燒了，牲口也沒有人喂。這個新成立的農業社，突然遭到這樣的磨折，眼看就要散伙，社員們見面都耷拉著頭，唉聲嘆氣。

阜陽地委吳書記下鄉檢查工作經過這裡，了解到這件事，認為它不是一件簡單的群眾糾紛，便指示縣委和縣人民法院認真地弄清這件事情的真相，徹底解決問題。縣委決定抽調法院一個審判員和縣法院的幹部一道再下去調查。這次下去的同志帶了行李，住到農民家里。當他們和農民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農民總是搖頭，把話題轉到別的方面去。這是怎麼回事呢？審判員們研究了一番，認為要把問題查清楚，還要做許多艱苦細致的工作。於是，白天便分頭到麥田里、瓜園里、菜地里，和群眾一起生產。晚上回到家里，還和群眾一起揀菜。一個多星期過去了，群眾對審判員和法庭幹部都熟悉了。這時候，劉國富因為他的社長職務早就被群眾“罷免”了，所以自己不想再問生產上的事。於是審判員就把領導社員生產的責任擔當起來。社里的生產和工作漸漸地上了軌道，群眾也就更樂意和審判員接近了。

一天晚上，審判員和劉國富，還有另外的幾個社員在瓜庵子里看瓜，拉起了社里的事。劉國富長嘆了一聲說道：

“我早就不想干這個社長了。”

“那是為什麼呢？”審判員有意無意地問道。

“我的叔叔劉萬化告訴我說：‘社長不是祖傳的家業，你也不能干一輩子。聽我的話沒錯兒，你不要再干了。我還能害你

嗎？’听了他的話，我就晓得有人在背后計算我。”

“那可奇怪了。有一次你叔叔和陆廷彦几个人找我們开会，商量告状的事，你叔叔在会上狠狠地說：‘打狗要打狗头，告状要告社长。’这家伙怎么背后一套，当面一套呢！”性子急的小刘欠起身來說道。

“噢！有这回事嗎？”刘国富吃惊地說。

“刘万化这个人怎么样？”审判員問道。

“是个富农。”小刘忿忿地說。“鬼点子多，一向吃人不吐骨头，这次把他吸收到社里来，开头还好，后来老是和兵痞子陆廷彦、地主刘万建、流氓刘廷訓几个人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不知弄些什么。”

审判員听了这話，好象在烏云四塞的天空里，看到了一道阳光，理到了一点儿头緒。

第二天，县法院的通訊員，送来了一叠状紙。这些状紙都是灤北农业社的社員們联名控告社长刘国富的。每张状紙的后面都有长长的一列姓名，下边按上紅通通的手印。这些状紙是从政务院、地委会、专署和省里的机关轉来的。审判員仔細地翻閱了一遍，內容都是同样的，告刘国富貪污、强姦妇女等等，字的笔迹也是一样。更奇怪的是，每张状紙的开头都写着：“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明鏡高悬，为民做主，則小民伏見青天。”这些字和这些話的口气都不象一个普通农民写的，倒象一个念过一些旧書的“老夫子”写的。想到这里，审判員就找了几个靠得住的青年人来到屋里，拿出这些状紙給他們辨認，他們指出，这些全是地主刘万建写的，都說：“在我們社里，除了地主刘万建念过一些旧書，写得一笔好字之外，就沒有別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了。”有个社員还赶忙回家拿了刘万建写的賬簿子来对笔迹，一对果然不差，看来告状的事也有刘万建的一份。

“現在就去找這伙人談話，問他們為什麼捏造事實進行誣告！不，不能這樣做。他們一定會把這件事情都推到群眾身上去的。還是先找在狀紙上具名的群眾來調查一下。”審判員在思量着。

審判員先找到了林錦才，問他為什麼要告社長。他先是支吾地說不出什麼來。後來審判員問的緊了，他才說：“這不是我要告的。那天我正在犁地，陸廷彥拿了一張寫好了的狀紙，叫我按手印。我不肯，陸廷彥說：‘你吃過救濟糧，這也是貪污。如果你不告社長，你的錯誤比他还嚴重。只有告他，把錯誤推到他的身上，才能減輕你的罪。’我被他逼不過，才在狀紙上按了個手印。”

十九歲的小青年劉國本，也在告社長的狀紙上按了手印。審判員向他問道：“劉國富真的犯了這些錯誤嗎？”

“真的。”

“有什麼證據呢？”

“……”劉國本也說不出話來。

審判員向他進行了一番教育，告訴他，要真誠老實，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要講假話。這時，劉國本忽然大聲哭了起來，他說：

“我並不想告社長，是陸廷彥他們硬逼着我干的。第一次他來找我，我說我對社長沒有一點意見。就這天晚上，他便和劉萬朋、劉廷訓把我家門打開，將我拖到外邊打了一頓，說我是社長的狗腿子。我被逼得沒辦法，才在狀紙上捺了手印的。”

審判員又陸續訪問了一些群眾，這些人都說對社長沒有意見。告社長的事是兵痞子陸廷彥、富農劉萬化、地主劉萬建，還有他們的親信劉廷訓、劉萬朋等幾個人搞起來的。這幾個人為這事，召集群眾開過四、五次會。在會上煽動說有些人沒有吃上救濟糧，就是社長搞的鬼。又說社長犯了錯誤，誰要是不告他，誰就是包庇他，罪比他還大。有些老實農民被他們吓唬住了，糊里糊塗在狀紙上捺了手印。其實，誰也不知道狀紙上究竟寫了什麼。

問題很明显，澠北农业社这一場风波，正是出于阶级敌人謀破坏。

审判員把陆廷彦找了来，問他：“你告刘国富的罪状是真的嗎？”

“条条真实。”陆廷彦回答。

审判員打开調查材料，一条一条地問着：

“你說刘国富强姦妇女，这事是真的嗎？”

“就这条沒有。”陆廷彦知道审判員掌握了材料，只好說出話。

“私宰耕牛，有这回事嗎？”

“这是我們多写了一条。”

“你說刘国富食污粮食，有什么根据？”

“这是我听說的。”

“……？”

……

“既然条条都是假的，你为什么要捏造罪名来告刘国富呢？”审判員严厉地問道。

“这是大家签名按指印告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按指印是他們自願的，还是別人強迫的呢？”

陆廷彦听审判員問到这話，知道事情已經全露了底，再狡賴下去，也沒有什么便宜可討了。他低下头来，結結巴巴地說：“請求政府寬……寬大，我坦白。我……我……想把他告倒，自己好当社长，那时候我想怎样干就可以怎样干了。”

在审問刘万建、刘万化的时候，这两个狡猾的敌人开头也不肯承認自己的罪恶。后来，审判員把材料一件件拿出来对証，又把陆廷彦帶上法庭和他們对質。他們才不得不供認了他們的罪恶活动。

“你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审判員最后問他們。

“农民們分了我的田地財產，我恨他們。現在实行合作化，他生活更好了，我的仇恨也更深了。所以，我想尽办法不讓他們好好地过下去……”地主刘万建回答。

“合作化之后，我吃不开了。所以想鑽进去，混水摸魚，捞它一”富农刘万化回答。

这些阶级敌人的阴谋暴露以后，都受到了应得的法律制裁，眞的社长刘国富满怀信心地担起了领导生产的担子。浞北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了。社員們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高了政治觉悟，認清了只有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美滿幸福的生活。現在，这里已經成立了闕町人公社。社員們正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紅旗下，用冲天干劲，来建設自己的家园。

猎 狐 記

一九五四年秋天，在滁溪县黃庄初級农业社的社員代表会上，社长王清云和乡党支部副書記兼社的監察主任黃遐德为了出售余粮的問題发生了爭執。根据黃遐德的計算，黃庄五十多戶人家可以卖出两万多斤余粮，王清云一口咬定只能卖七千斤。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就見风使舵，跟着社长的話音叫喊。虽然早已秋风萧瑟，但这間房子里却悶热得象雷雨欲来的夏天。在嘈杂的人声中，黃遐德毅然站起来，說道：“党叫我們踊跃出售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設，这是大好的事情。只有国家建設好了，我們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保証我家一次出售余粮一千一百斤。大家好好想想，我們該不該积极出售余粮支援国家建設？”坚毅响亮的語音盖过了嘈杂的人声，会场顿时寂靜下来。接着又有一些人站起来报名出售余粮。王清云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时而皺皺眉头，表示很漠然。

散会了，开会的人紛紛走出会场。头天下了雨，乡村小道有些泥濘难走，道边洼地里还有积水。淮北十月的天气，一陣雨便带来一陣寒意，发黄的树叶似乎載不住雨水的重負，一片片提早脱离了树枝，輕飘飘落在泥濘的小路上。

黃遐德和王清云一前一后，毫不輕心地踏着早凋的树叶在漫步，两个人都心事重重，可是想的却不一样。

这位才二十九岁的乡党支部副書記，是在一九五一年从人民

解放軍轉業回來的。提起他的為人，群眾有句評語：“立場穩，作风好，工作積極。”黨布置的任務，他從來沒有說過二話。他又是這個鄉的治安主任，對地主、反革命分子控制很嚴，地主、反革命分子沒有不恨他的。他和王清雲住在一個莊子，解放後，王清雲一度表現得很積極，他介紹了王清雲入黨。可是近來他越來越感覺到王清雲的行動不大對頭，執行黨的政策總是驚驚扭扭的，還有人反映他貪污腐化。為了這些，他已經不止一次地批評過王清雲，今天的會議，又使起他很是不愉快，所以在會後特地約他談談。

“你今天在会上給群眾的印象很不好。”

王清雲兩眼凝視着遠處，似乎沒有聽到他說的話。

“統購統銷，出售余糧，這是黨的政策，我們黨員要帶頭執行，你怎么在拉後腿呢？”

王清雲仍不吭聲。默默地走了一段路，黃遐德又問：“有人反映說你和趙麗華有腐化關係，是真的嗎？”

“誰說的？”王清雲偏過頭來，吃驚地反問。

“你不用管這個，先說說你自己的事。”

“沒有，你調查好了。再說，你管的也真寬。”王清雲的眼光仍然凝視遠處，在他的目光中似乎交織着畏懼和狠毒的神情。說完了這句話，他頓了一頓，掖了掖披在身上的夾襖，似乎想轉身回去，想了想，又不走了，仍然默默地與黃遐德在一起走着。

二

兩個月過去了，一九五四年的冬天來到了淮北平原。黃莊的人們，每到天黑都喜欢聚到徐老頭的鍋屋裏烤火聊天。十二月二日晚上，人們照例陸續來到這裡，圍着灶火，拉呱過去到海州販鹽的故事。平素不到這裡來的王清雲今天也例外地來到這裡。他好象有什麼心事，离得火遠遠地蹲着，偶尔应着人們爽朗的笑声

茫然而又平淡地咧一咧嘴，显出一种应付的样子。

夜深了，人們三三两两地散去，黃遐德还坐在火边。王清云几次催他去睡觉，他只是不动身，王清云便独自走了。不一会，他又轉回来，靠着黃遐德的耳边說了些什麼，黃遐德便站起来，兩人一同走了。灶火的余烬敌不住袭人的寒气，剩下的几个人也拖着困倦的身子回家去了。

“地主黃西釗最近不大老实，常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咱們看看去。”

“好吧！”黃遐德应着，兩人便順着小巷来到黃西釗的东屋。这是一間空着的牛屋，再进去便是黃家的住房。兩人在屋里站着，等着里边有什么人出来。冷不防王清云从怀内抽出一把鋒利的斧头，朝着黃遐德的头上猛力砍去，黃遐德沒有来得及叫喊，便倒在地上。王清云把他拖到屋的西角落里，又在他的头上連砍了几斧头。眼見不能活了，这个凶犯才匆忙走到外边，在水坑里洗掉斧头上的血迹，走回家去。

冬夜多么宁靜。沒有月光，沒有风声，沒有誰能做这次謀害案的見証人。难道真的是这样么？不！杀人的凶犯觉得有无数只眼睛在黑暗中注視着他，每个人都是这场罪恶的見証人。他心慌胆顫，不敢停留，急忙地逃回家去，匆匆的脚步声和犬吠声突破了这乡舍的平靜。

这个凶犯起心杀害黃遐德同志不是一天了。

他解放前就不干正事，偷偷摸摸、賭錢、姦污妇女，流氓习气很深。解放初期，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他表面上显得很积极，人們漸漸地忘却了他过去的行为，选他当村里的小組长，后来又当上了初級社的主任。可是他自己却沒有忘掉他过去那种“逍遙蕩蕩、吃喝玩乐”的流氓生涯，常背着人干些坏事，貪污公款，姦污妇女。正直的黃遐德在他看来是眼中釘。有一次，乡里討論延

长一个不法地主的管制期限，事后他跑到这个地主的跟前说：“这都是黄遐德的主意，依我早就没事了。”有一户地主原来和乡政府同一个大门出入，为了加强保卫工作，黄遐德叫这家地主另开个门出入，王清云又跑去讨好说：“这全是黄遐德的点子。”

“干掉了黄遐德，我说了算就能算。那时间……”王清云时常琢磨着。前些时，因为出卖余粮的问题和黄遐德争执了一次，对方还没觉着什么，王清云却更有毒心。近些时，又风言风语地听说要检举坏人，他更加不安，所以便决心杀害黄遐德同志。妄想这下子既可以拔掉眼中钉，又可以转移侦察视线，使自己逃脱人民的法网。

三

“社长、社长，不好了，出事了。”

生产队长急促地敲着王清云的窗户叫着。

“什么事？”

“黄支书被人杀死了。”

“快找乡长去，我就来。”

地主黄西剑的屋子里挤满了人，黄遐德同志倒在血泊里，人们无比悲愤。地主黄西剑站在一边吓得浑身哆嗦，说：“老天爷……这是谁……谁坑人呀！我醒来，听见外屋里有‘呼呼’的出气声，我当是牛病了。出来一看，有个血人倒在这里，可吓坏我了，我……可没干这事呀！”

“老朱，小黄，你们到学校里借个电筒，照照这路上有没有血迹。”乡长和区里来的同志吩咐着副社长朱传金和生产队长黄遐楨。

“天这么黑，怎看得见走路？再说，地这么烂，就是有血迹也看不清。”两个人都不愿意去。